



《音乐之声》 爱与自由的 颂歌

由罗伯特·怀斯执导、改编自玛利亚·冯·特拉普自传的音乐电影《音乐之声》自1965年上映以来，以其对生命、自由与爱的礼赞，收获了众多观众的喜爱，创下票房佳绩，并囊括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剪辑、最佳音效、最佳音乐五大奖项。

音乐是该影片的核心。电影中部分对白用歌曲演唱的形式来表现，用舞蹈来代替电影角色的人物动作，以此烘托环境气氛，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，推动剧情向高潮发展。音乐与人物相互辉映，与剧情高度融合，让观众得以沉浸在故事中，并享受到音乐与情感的共鸣。

影片故事发生在二战前的奥地利，年轻活泼的修女玛利亚到特拉普上校家中做七个孩子的家庭教师。她并未沿用特拉普上校严格的军事化管教方式，而是用音乐重新唤醒了孩子们被压抑的天性，也悄然融化了特拉普上校冰封的内心。玛利亚用《哆来咪》将枯燥音阶化作生活乐趣，让孩子们在歌唱中挣脱束缚；用《我心爱的事物》安抚他们在雷雨夜的恐惧，用旋律搭建起情感的避风港。当上校在晚宴上哽咽唱起《雪绒花》，舒缓旋律里不仅是对家国的眷恋，更是冰封心灵解冻的信号，音乐在此刻成为情感最真挚的注脚。

电影前半段是阳光灿烂的音乐教育篇章，后半段则随着纳粹势力的渗透，转变为一场用艺术守护家园的惊心抗争。故事的高潮并非枪炮对决，而是在音乐节舞台上，特拉普全家深情演唱《雪绒花》作为对祖国最深情的告别与对侵略者最沉默的抵抗。这一设计巧妙地将家庭亲情、爱国主义与抗战精神凝结于音乐之中，传递爱与自由超越强权的价值观，强调音乐与人性在困境中的救赎力量。

玛利亚是影片中的灵魂人物。作为修女，她不够虔诚守矩；作为教师，她背离常规教育方法。然而，正是这种不完美，使她成为自由、真诚与生命活力的化身。她用音乐打破了上校家中僵化的氛围，也用勇气重构了在政治阴云下濒临破碎的家庭纽带，以真诚、智慧与艺术感染力，凝聚起改变环境、抵御黑暗的强大力量。影片以此告诉我们，无论身处何种困境，爱能消融隔阂，音乐能抚慰创伤，而对自由与善良的坚守，永远是照亮黑暗的微光。

融媒记者 郑旭华

《冀西南林路行》 十年一部的 太行山叙事诗

十年间仅出了一张专辑，却依然位列中国顶尖摇滚乐队之列，成为无数乐迷的精神图腾。万能青年旅店 就是有这样的魅力。2020年12月，万能青年旅店 在千呼万唤中终于推出了第二张专辑《冀西南林路行》，一时间石破天惊，销售额迅速突破千万元。

这张十年磨一剑的专辑的确没有让乐迷失望。专辑全长44分钟，包含3首纯器乐、5首带人声作品。8首作品既可拆开欣赏，也能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，一气呵成地从头听到尾。专辑用一个完整的概念闭环，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的关系、个体的异化与困境，以及对社会巨变的观察。

与第一张专辑易于传唱的风格不同，《冀西南林路行》被普遍认为在前卫摇滚道路上走得更远，旋律性减弱，实验性增强，同时融合了艺术摇滚、爵士摇滚的元素，具有明显的音乐探索性。整张专辑编曲层次复杂，加入了管弦乐，情感表达更为内敛、宏大。这种反流行设计虽抬高了聆听门槛，但更好地承托住了万能青年旅店 的表达深度，使这张专辑比第一张更加耐人寻味。

贝斯手姬赓依然担任了绝大部分的作词工作。他的歌词依然有着现代诗般的凝练与节奏美感，在这张专辑中，他大量使用骈句、古体与隐喻交织，如《冀西南林路行》中“崭新万物上升如明星，乌云遮目，兼具诗意与批判性。太行山，雷声，乌云，泥河，采石”等贯穿全专的意象，构建了一个关于开发、破坏、反思的完整叙事。

《河北墨麒麟》是《冀西南林路行》的核心与高潮。墨麒麟这一意象最直接的来源是《封神演义》中闻仲的坐骑墨麒麟，而河北二字又让人联想到《水浒传》中的被逼上梁山的玉麒麟卢俊义。因此，这头麒麟因此被地域化、人格化，成为一个被社会洪流裹挟、被迫做出决断的个体象征。试试冰冷昂贵入云涉水的轻身术/看看演员王公游民盗贼的心电图，仿佛是墨麒麟在现代社会面前的困顿与挣扎。轻身术喻指现代人浮躁、投机的生存伎俩；心电图则讽刺各色人物在时代碾压下的麻木心态。主人公被迫去试试和看看，恰是一种痛苦的规训与融入过程。

专辑在一曲温和平静的《郊眠寺》中结束，仿佛用一块厚重的大幕遮住了此前种种宏大而震撼的叙事，只留下新语言/旧语言/该怎样回答/不眠的时间/这个问题。或许没人能给出答案，但思考便是意义。

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

《新参者》 案件之下的人间烟火

《新参者》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长篇小说，是加贺探案集系列作品之一。该书以东京人形町老街区里多个门店的家长里短为切入点，讲述了一场包裹在误会与温情中的命案调查。

在日语中，新参者即新加入、刚到来的人，也就是新来的外地人。故事从新搬来人形町老街区的单身女性在公寓中被杀展开，负责调查案件的是刚调任至日本桥地区的刑警加贺恭一郎。他们二人都是这里的新参者。与以往推理小说集中描写谁是凶手不同，此次加贺破案的过程并不惊心动魄，反而看上去琐碎又与案情无关。

东野圭吾将叙事拆分为多个章节，每一章都以一位案情相关者为主角，以加贺的视角带领读者在日本桥的街巷里慢慢行走，从仙贝店、料亭、陶瓷器店、钟表店、西饼店等多个点位进行调查，每处看似无关的场所，钩织出整个关系网，而每个看似冷漠的陌生人，都藏着隐秘的心事：通勤轨迹不同于往常的保险员，是为了偷偷照顾生病的母亲；与私奔女儿断绝父女关系的钟表店老板，却在深夜修复女儿的旧钟，默默等待她回家。一处细节巧妙地编排到故事中，好像一幅拼图，东一块、西一块，破解了情感之谜，也拼合出了最后的真相。

加贺在书中并非强势的神探形象，而是一位冷静而温和的旁观者。他善于倾听，善于捕捉对方言辞中微妙的停顿与回避，也善于在不动声色中给予对方压力。他的调查不是审讯，不是站在对立面评判，而是走进对方的世界，感受他的处境，故事也变成了一场人际关系的剖析。凶手的动机最终指向亲情与责任的扭曲，这一结局并不令人震惊，却让人感到沉重而真实。

《新参者》一改东野圭吾以往作品中推理之后揭示人性的险恶，而是用一个残忍的中心事件——三井峰子被杀案为主线，将市井生活的平凡串连起来，用推理小说的形式，完成了一次对日常的深度书写。故事读到最后，留下的更多是平凡生活中的惦记、误会、牵挂与理解。

融媒记者 王琦铮